

# 马克思的人学理想论

姜展鹏<sup>1</sup>, 张应杭<sup>2</sup>

(1. 浙江大学 国家大学科技园, 浙江 杭州 310013; 2.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 马克思人学理想的批判性建构的理论背景是人的社会本质理论, 基于在资本主义片面人性批判基础上提出的全面人性论是其理论前提, 而自由个性的培育则构成这个理论的实践指向。而且, 在马克思的视阈中, 批判性建构只是其手段, 其最终目的是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新人。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清晰的理论指引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 人学理想; 批判性建构; 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942X(2007)05 - 0080 - 07

## On Marx 's Ideality of Manology

JIANG Zhan-peng<sup>1</sup>; ZHANG Ying-hang<sup>2</sup>

(1. National Science Park,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3, China;

2. Research Institute for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Not just as what existentialism calls, manology is not absent in Marx 's theory. On the contrary, Marx 's theory contains a wealth of thought of manology, which has some kind of affirmative idealism. One trait of Marx 's ideality of manology is that he constructed the theory of essence of man on the basis of criticizing the predecessors ' theories. Its theoretical background is the theory of natural essence of man. Its theoretical precondition is the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based on the one-sided criticism of capitalism. Its orientation in practice is cultivation of free individuality. In Marx 's scop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theory is just a means, and to fulfill the free and all-around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is the ultimate concern. There is internal coherence between fulfilling the ideality of manology and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Marx 's scope. It will theoretical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in which we are now living.

**Key words:** Marx; ideality of manology; critical construction;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收稿日期] 2007-05-18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资助项目(06CGZF03Z)。

[作者简介] 1. 姜展鹏(1957-), 男, 山东威海人, 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方面的研究; 2. 张应杭(1963-), 男, 浙江云和人,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教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管理哲学等方面的研究。

进入新世纪的西方思想界有一种颇有声势的“回到马克思”的主张。“回到马克思”被正确地理解为回到马克思的科学批判精神,即回到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因为在这些思想家看来,马克思的理论中渗透着一种与现时代息息相通的科学批判精神。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一“回到马克思”的主张显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它启迪我们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要关注和再现马克思的科学批判精神,挖掘出更多这位思想巨人留给后人的丰富思想宝藏。

正是基于如上的理解,本文以马克思人学理想中的批判性建构为主题进行尝试性的论述,试图在“回到马克思”的过程中对我们正从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实践作若干理论和方法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如存在主义所说的“人学空场”,恰恰相反,它不仅有着丰富的人学理论,而且这个理论还带有积极乐观的理想主义色彩。马克思人学理想的核心是关于人的本质理论,这是马克思人学理论中最重要的批判性建构的基本结论。马克思是在批判西方近代文艺复兴以来诸如“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之类的说法和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作自然主义的错误理解的基础上,提出他关于人的本质理论的,即“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118]</sup>。这是对人的本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是马克思人学理想对人性问题探讨的一大理论贡献。马克思这个论断提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于,它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关于人的本质和由此规定的人性问题的科学认识,进而从根本上超越了一切旧的人性论。因此,在人的本质问题上不能仅从生物学的角度抽象出人的本质,也不能仅把人的个别特性进行罗列,譬如,“人是直立行走,手脚分工的高级动物”、“人是有着复杂而精细大脑的动物”、“人是能思维的理性动物”、“人是能运用符号的动物”等等,这当然也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也能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但不能说明人的产生与发展,也不能说明人性的无限多样性与复杂性。因此,这不是人的本质的科学概括。

与此相应地,在理解人的本质时也不能撇开社会历史进程,孤立地把人当作一个抽象物。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sup>[11]</sup>个人是社会存在物,人是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人创造了社会历史,社会历史也造就了人,人的本质特点离不开他所处社会和时代的特征。所以,试图以纯粹的“个人设计”、“个人奋斗”来实现自我人生理想是不真实的。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如上思想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最基本的结论:人的生存和发展注定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关系。人的爪牙之利不及虎豹,四肢之健不及麋鹿,耳目之敏不及鹰兔,潜水挖洞不及鱼鼠。因此,从个体意义而言,人是最难以独立生存的生物,脱离了社会的人,不仅不能在动物界称雄,而且连躲避灾害的本领也十分低下。因此,马克思认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sup>[217]</sup>社会关系不仅决定人的生存,而且决定人的发展。一个人同他人结成的社会关系越广泛,越紧密,越先进,他的发展也越快,反之,其发展就必然受到限制。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人生理论的根本失误也就在此。

这一思潮源于20世纪以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为主要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er Schule)。这一阵营的理论家几乎一致地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在于它的革命批判精神。因此,“回到马克思”就是恢复马克思理论的本来面目,批判后人对于马克思理论的修正和背离,从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当今西方诸如“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依然执著地强调着马克思的这一批判精神。

人生理想的实现必须是在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中展开,这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中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因此,在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我们须明确批判“人性自私论”。在我国,作为对极“左”时期压制人性的一种反抗,许多人开始信奉“人性自私”的观点,并进行“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之类的论证。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必然地选择了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人性自私论”似乎已成为一种越来越有信奉者的伦理情感和价值标准。与此相关联,个人主义、唯我主义和利己主义等追求,也因此被许多人奉为“人性复归”的一种时尚和象征而被付诸他们的人生实践。

其实,“人性自私论”试图揭示一个普遍永恒的人性存在——自私,但这种揭示却是虚假的。在每一个自我中,既有利己的自然倾向,但更有超越自私的利他主义情感,这是人的“社会本能”<sup>[3]164</sup>。漠视和否认这一点,就是漠视和否认人性的存在,也就是漠视和否认人自身社会本质的存在。这也就是那些把“人都是自私的”作为人生信仰的人,他们的人生总显得无聊、荒诞、孤独、绝望的根由所在。我们甚至可以说,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自我人生之所以滋长出越来越多的失落感、局外人感、无意义感和冷漠感,究其原因就是他们在唯我主义、利己主义的自私情感中陷得太深。这显然是破坏主体内心和谐的一种消极情感。

今天,在人的本性问题上我们“回到马克思”,就意味着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人性自私论”。事实上,已有太多的经验教训证明,“人性自私论”是一种破坏自我与他人、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非马克思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

## 二

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另一个著名思想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这同样是马克思人学理想批判性建构的理论产物,马克思是在批判以往社会对人的“异化”事实上提出这一思想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的目的是发展完整的具有多种才能的人。以这样的要求来看,在以往的一切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理想的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一个人只能成为猎人、渔夫、牧人或者批判者。

马克思曾经从多维的视角广泛地论及人的全面发展这一重大问题。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所指的“全面”概念的多维性和所含内涵的丰富多样性:从人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sup>[4]514</sup>来说,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全面性表现为主体需要多重性的满足;从人的类能力来说,人的发展的全面性是人类所具有的自身主体性的全部本质力量的实现,因此,人类的“生活水平不仅包括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包括满足由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一切需要”<sup>[5]164</sup>;从人作为自然和社会的存在物来说,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全面性是指,大自然亿万年生成演化蕴藏在人身上极为丰富的肉体、精神的力量素质,以及人类千百万年的实践活动与这种活动形成的社会文化造就的人的全面的生理、心理方面的潜能素质的高度发挥。所以马克思认为:“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其他一切动物。”<sup>[6]130</sup>

而且,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全面性又是在人的对象性关系中历史地形成的。一方面,人通过与世界各式各样的关系全面地表现和确证自己本质的完满性,使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面的感受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另一方面,人性又有其历史性,即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在广度、深度上又将不断拓展。这样,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就要求“人不是在某一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

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sup>171486</sup>,并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sup>171123</sup>”。

从马克思人学中关于自由全面发展的这一思想来看,在置身市场经济的今天,如果我们忽视人性的全面性和丰富性,而片面执著于“经济人”的单一意识和角色行为,譬如对财富和利润的贪婪攫取、对物欲满足的过分关注、对物化社会的极端沉湎等等,则显然是在背离马克思全面人性的教诲。这样的片面性人格根本无和谐可言,而期望这样的人去构建和谐社会的更无疑是痴人说梦。

因此,遵循马克思的教诲,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在理想人格塑造方面就亟须走出过分执著于“经济人”的误区,使自我在“经济人”与“道德人”、“政治人”、“文化人”、“审美人”等的统一中实现自我,也即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sup>171123</sup>”。这可以说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在主体人格塑造方面的一个重要条件。

### 三

马克思人学理想批判性建构的第三方面的思想是其自由个性理论。如果说基于人的社会本质之上的全面人性论是马克思人学理想的理论前提,那么这个理论的实践指向则是自由个性的培育。马克思曾经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划分为三大形态,其最高形态即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他认为这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sup>171123</sup>”。

“自由个性”这一概念表明了马克思的人学理论对人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充分重视。马克思一直认为理想社会的追求是以理想社会中的个体自由全面发展为立足点的,也即是说两者有手段和目的之分。尽管理想社会和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追求是内在一致的,但理想社会毕竟是实现个体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的的手段而已。因此,马克思使用“自由个性”这一概念表达他对人作为个体即独一无二的独特性存在的充分关注。而一个人的独特性蕴含着作为个体的人的社会本质规定性,但更体现着他的自由个性。正是一个人的个性的独一无二性使他的存在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一个人个性的存在是他的使命的前提存在。

这样,马克思人学理想中全面人性论和自由个性论的关系也就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全面人性论是自由个性论的基础与前提,而自由个性论则是全面人性论的指向与目的。自由个性是充分发展的全面人性;全面人性包含在自由个性之中,是自由个性的内在要素。所以,如果说马克思的全面人性论着眼于人的多维需要及能力发展的普遍性,那么,自由个性论则着眼于个人有别于他人而在发展特征上表现出的内在差异性,也即是说全面人性论注重发展人的“全面性”,而自由个性论则注重他的“独特性”。

可见,马克思的人学理想追求的实质是人的自由的实现,即作为主体的人的自我实现。这个自我实现的唯一手段就是改变客观世界从而也改变主观世界的实践。所以,自由不是一种消极状况,而是一种体现人的主体能动性、创造性的积极状态。以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的<sup>181167</sup>”。

遵循马克思开辟的思路,我们在自由个性的塑造中就必须充分把握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认知原则与价值取向。就现时代而言,我们在承认多元取向的同时,必然要提出真、善、美三个最基本的原则:

其一是人学理想中的自由个性必然是对现实可能性的反映。这就是说人学理想中的自由个性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它对人的道德风貌、品格、才能等个性的要求是从现实人格中概括出来的,有着真实的可能性根据。因此,人学理想中的自由个性就必须表现为对现实生活中代表未来的那种人

格的精辟概括和反映。特别重要的是,这个自由个性还总是要准确地把握现实社会的发展趋势。

其二是人学理想中的自由个性又总是必须反映现时代最大多数人超越现实的美好愿望。理想之所以称为理想而不称为现实,就因为它要依照主体的意愿去超越现实,表现为一种“善”的目的。当然,这种“善”的目的必然是反映最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从而也是符合社会历史进步潮流的。由此可知,我们无疑应当首肯社会中每一个行为主体的自我设计,但应强调的是,这个自我设计必须遵循“善”的原则。否则,如果这个自由个性的设计走向了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唯我主义,那么这就是一种“不善”的设计,而这种设计必然会遭到时代和社会历史的否定和摒弃。

其三是人学理想中的自由个性还必然不同程度地获得美的形象。抽象的理想是不存在的,因为人对自己的造物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总要“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这一人的类本性就决定了我们对自由个性的塑造也必然要取得生动具体的审美形象,并因为这一美的形象才能更好地激发行为主体的创造热情和进取精神。

可见,从马克思和谐社会的基本观点来看,单一的、完全同质化的社会无所谓和谐可言,因而,把和谐理解成整齐划一,把个性张扬与和谐对立起来恰恰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马克思的辩证法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来理解和谐,必然地使自由个性的生成与和谐社会的营造成为一个统一的过程。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充分关注人的自由个性的培植过程中,已有的和正在生成的经验教训警示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意志自由与必然性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人类与动物相揖别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人具有意志自由的能力。但人类既可以正确地使用这种能力,以它为中介来实现对自然、对社会和对自身的认识和改造,也可以滥用这种能力,把任性地表现这种能力当作“自由”。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虑,我们应强调在人学的塑造中必须把自由个性与历史必然性、社会责任和谐统一起来。这构成了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在人格塑造方面的另一个重要的主体性条件。

## 四

在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中,批判性建构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要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新人这一人学理想。所以,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不仅寄寓了马克思对人的深切关注和对理想人格的乐观设计及执著追求,折射出马克思伟大崇高的人格,而且该理论还必然为人学理想的实现提供现实的途径。概括地说,在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中,人学理想的实现途径主要包括如下三方面的思想:

其一,人学理想的实现是人对人自身本质的占有。在马克思看来,个体的自我完善是人学理想实现的重要途径和前提。恩格斯直接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他提出的共产主义三项措施之一就是每个人都无可争辩地有权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马克思、恩格斯有时甚至直截了当地把“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作为每个人的“职责、使命、任务”。而且,他们还把发展及保持自己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交往自由”、保护自己的独立性和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作为个人不可让渡、不可剥夺的道德权利。因此,人学理想的实现离不开个体对自我的关注、肯定、观照和完善。即使共产主义社会里有充分的实现人学理想的外部条件,但如果离开了个体的自我肯定和自我完善,人学理想的实现也是不可能的。

其二,人学理想的实现也是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蕴含着人类的类本质和意义如何准确定位的问题。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在自然界中占据何种位置,人类与自然界如何联系和如何区别,就成了人类如何确立、发展和完善自己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理想中自由个性的实现同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他在展望未来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时这样说过:“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

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sup>[9]183</sup>。恩格斯曾经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过人类过分征服自然及破坏人与自然和谐而带来的恶果——“需要和供给之间的和谐竟变成二者的两极对立”<sup>[1]386</sup>。今天,人类如何从主体的角度确立起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观,不仅是人学理想能否实现的问题,而且也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这一全球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的主体性条件。

其三,人学理想的实现还是在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中展开的。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发展最终而且必须落实到每个个人的发展上,但与此同时并没有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而是指出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内在一致性。这是从马克思反复说明的人的现实本质只有从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来加以规定的思想中逻辑地引申出来的结论。这既是马克思提供的个人为自身完美开辟道路、实现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的前提条件,也是马克思的人学理论较之于其他众多人学理论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之所在。现代人文主义的人学理论的错误不在于强调个体的自我肯定、自我创造和自我设计,而在于把个体这种自我实现夸张为实现理想人格的唯一途径,而这种途径又以个体否定、排斥甚至敌视他人、集体、社会的方式来达到的。譬如,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就典型地反映了这样的理论立场,尤其是“他人即地狱”<sup>[10]118-119</sup>的著名论断就形象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敌视他人的存在主义观点。

既然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内在一致的,而且个人通过社会获得发展才是唯一现实的自我实现的途径,那么,追求理想人生的个体就应该正确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既要承认我们的活动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规定,又要看到现有的社会历史条件可以提供给我们发展自己多方面能力的条件和手段。任何人学的追求都立足于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那么,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决定了人学的最终实现是“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sup>[1]121-124</sup>。

马克思在此提出的人学是在人对人自身本质的占有、人与自然的矛盾的解决和人与社会的互动中实现的三维思考,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有着方法论的智慧启迪。在马克思的视阈里,人学理想的实现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既然人学的实现过程是通过人与自身、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关系的全面展开来实现的,而且这三者又互为条件,那么,和谐社会的构建至少有如下三个维度的思考:一是个性自由的充分实现;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三是个体与他人、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营造。正是在这样一个三维关系的展开过程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得以真正地实现,而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因此而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这既是马克思人学理想的一个最终结论,也是马克思所有理论学说的实践旨归。

### [参 考 文 献]

- [1] 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Bureau.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1[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5.]
- [2]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M]. 中央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Marx. The Preface of 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ics[M]. Trans.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2.]
- [3] 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Bureau.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34[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67.]
- [4] 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Bureau.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3[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7.]
- [5] 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Bureau.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16[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2.]

- [ 6 ] 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9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Bureau.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Vol. 49[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85. ]
- [ 7 ] 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Bureau.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Vol. 46( ) [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79. ]
- [ 8 ] 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Bureau.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Vol. 2[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57. ]
- [ 9 ] 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Bureau.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Vol. 42[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79. ]
- [ 10 ] 萨特. 辩证理性批判:上[M]. 林骧华,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Sartre, J. P. The Criticism of Dialectical Reason: I[M]. Trans. Lin Xianghua. Hefei: Anhu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1998. ]

## 一本有特色的古代文化史读物

——简评《中国古代文化会要》

刘玉红

(暨南大学 华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10)

近期出版的由黄金贵教授主编、国内十多名学者撰写的《中国古代文化会要》(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7 年版),由天时、农事、礼俗、服饰、饮食、建筑、交通、什物、体育共九篇文化小史组成。此书有三个明显的特色:

其一,名物史述的结构模式。每篇不是按历史时代分章列目,而是根据该类的主要文化内容理出几个文化团块分章,如体育篇分球戏、武术、射与礼射、传统养生等八章,饮食篇分饮食原始、主食、副食等八章。每一文化团块下再分若干子目,成为节。如饮食篇主食章下分谷米、饭和粥、糕团和面点三节,饮食市场章分业市、食肆饭庄等。每一节中述一事一物及其史变。全书是二百多个名物史述的系统有机组合,这是将文化史与文化知识结合的最佳结构形式,在同类书中实属首创。

其二,科学求实的撰写方法。文化史与文化知识的结合,关键是落实到每一节的撰写。本书采用共时历时结合的写法,即每一节对中心物事既有平面物态的描述、阐释,又有对从上古而下的发展演变之史述,以明一事一物之存、变,于是每一节将每一名物之知识与史变糅合一体,成为某一物事的小史。同时,本书与时下流行的传统文化的“心得”类不同,坚持言必有据、无证不言,并运用“二重证据法”,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方法,将丰富的文献资料和考古文物材料结合起来印证、阐释、考证文化史事实。这种对材料的科学运用,大大提升了成果的知识性、学术性品位。

其三,知识性、学术性、可读性三美一体。研究、介绍传统文化类的书,以知识性、学术性、可读性结合为高,但真正三美具备者难而少见,此书即其一。盖文化史与文化知识相结合的新体式保证了知识性。本书没有用华词丽句、个人感情发挥、猎奇的材料和故事的演绎来造作,而是通过文化团块的逻辑结构与系统梳理,既解物又释名的撰写要求,主次详略分明、脉络清楚的叙述,流畅清晰的现代语行文,做到了较高的可读性。同时,文与图相兼,每篇配图数十幅,致全书图文并茂,形象直观,更增加了可读性。一般综合类、介绍性的文化类专书不求学术性,如时下流行的“心得”类图书,有的作者还以不引证文献、不拘原文训解为荣。今此书却不为时俗所动,坚持学术性。表现在:(1)释名解物。此书针对一般文化史著作不善于释名与解物的弊病,对名物不仅解物,还求语言上释名。有的基本内容就是释名,如天文篇,日月、二十八宿诸章,释名是主轴,包括释本名和异名。(2)疑难问题的辨正、拾遗补缺。本书作者在对每一文化团块予以正确梳理中,对于该类中的一些歧点、难点并不回避,常作适当考辨。如天文篇对《汉语大词典》天文条目的辨误,饮食篇对食制、羹汤、点心类的辨正,什物篇中关于扇子、铜镜起源的考证等,均颇为精彩。(3)文献资料与考古文物材料的普遍利用、引述。(4)每篇设注解。注解的设置是学术论著不可或缺的例式。此书注解或交代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或交代一些重要的资料来源,这在一般文化史著作中十分罕见,即此可见其学术性一斑。由此可见,此书基本达到知识性、学术性、可读性三美一体。

综观全书,每篇都是某一文化类精要、系统、具体的名物小史。有的即使从单类而比,还胜过该类专史,如体育篇,其三美一体的特色和系统的规模,可谓迄今所见同类读物中的翘楚。全书九篇分读之,是一篇篇小史;合读之,则一部古代物质文化略史尽收眼底。